

有一说二

点翠风波：当艺术遇上动物保护

西坡

若自得于点翠头面“保值升值”的同时，言语间透露的是对翠鸟生命的无动于衷，那这叫板的其实不是道德高标，而是某些基础伦理。

日前因为一则“点翠头面”的微博，天津青年京剧团程派青衣、天津市政协委员刘桂娟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刘桂娟的这条图文微博称，“这一头点翠头面，十几年前买的，花了12万银两，今天即使是40万人民币也买不到了，80只翠鸟翅膀下的一点点羽毛，经过点翠师傅的加工，变成有流动光泽的头面，永不褪色。”此微博发出后，引起了一些动物爱好者的强烈不满。

争论双方已缠斗一两天，目前仍然是鸡同鸭讲的状态。批评者说她炫富、残忍，刘桂娟则一直强调“对艺术负责”。一边讲现代社会应该尊重生命，传统也应变通，一边讲传统就是这样，大师梅兰芳也戴，全国院团都买。当传统艺术遇上动物保护，究竟孰是孰非？

物保护，究竟孰是孰非？

必须承认的是，点翠爱好者和动物爱好者双方都在捍卫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价值。动物爱好者把动物生命放在第一位，觉得把翠鸟羽毛换成绸布也没什么大不了；而刘桂娟及其支持者则说点翠头面就是好，“对艺术负责，宁可多花钱，多一倍的翠鸟，也要买最好的”。

作为一个京剧外行，笔者无从知晓点翠比点绸好在哪儿，也不知道在现在的剧场演出中，观众能否分辨出来。但这些质疑刘桂娟都可以反驳，她可以说，点绸会影响艺术感觉，要的就是这个feel。这样外人就难以置喙了。

而目前看来，点翠这点事还牵涉不到法律问题。翠鸟有多个亚种，其中蓝耳翠鸟、鹳嘴翠鸟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不是保护动物的普通翠鸟分布更广。无法证明点翠头面用的翠鸟是保护动物。因此动物爱好者更准确的诉求是，翠鸟这么可爱，你们怎么忍心为了做一个头饰就让那么多翠鸟受拔毛之苦？

我认为，刘桂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在她自得于点翠头面“保值升值”、光泽多好的时候，言语之间透露的对翠鸟生命的无动于衷。在她看来，似乎这些翠鸟天生就是用来被加工成首饰的材料。而由于她公众人物的身份，这种漠视生命的姿态就难免引起动物爱好者的反感与敌视。而刘桂娟政协委员的身份，更是人们对她提出更高要求的理由。

谈到动物保护，就难免涉及选择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保护翠鸟（非二级保护动物），而对鸡鸭鱼依旧大吃特吃？要承认选择性保护的存在，但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共识，那是在文明社会，对无害的野生动物要采取“没有必要则不杀”“非杀不可也不应虐杀”的原则。

对动物的爱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标志。你可以不在乎那些小生命，但应该知道有人在乎。当你在公共空间冒犯到了别人，仅仅把别人当成“神经病”或“五毛”来批判是无济于事的。

博议

吐槽

绚烂的蓝殷红的血

@金爵：这么炫耀不太合适！80只鸟的生命是不该拿来炫的，如今在农村砍伐一颗树木农民都知道先要申请，你作为一名国家一级演员更应表现爱惜生命的情怀。

@新浪网友：翠鸟的蓝色羽毛长在翠鸟身上的时候，绚烂得让人窒息。可粘在首饰上的时候，我看到的却不是蓝色，而是一片血红。这跟象牙、犀角一样，本就不是生活必需。人类的贪婪，给动物个体和生态平衡带来巨大灾难。

@wyzccw：没有那些羽毛做头饰京剧照样生存。而没有了羽毛的鸟儿能生存么？同是地球上的生灵，我们慈悲一些可好？

呼吁

保护翠鸟转用替代品

@hg：确实应该改革了，应该找替代品，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做一个仿翠鸟羽毛不是难事。

@微笑王姮：呼吁各级剧团和古装演员爱护保护动物翠鸟，拒绝点翠头面。

@心理学张侃：一般观众看的是演员的表演，而不是破坏生态的行头。千万不要导致新一代对京剧的负面情感，那是自绝于观众。

@凤凰网北京网友：守艺不是守旧，要传承精华去其糟粕。文明要与时俱进！

微言

@传媒小康：看过戏都知道，不光翠鸟，还有雉鸡，就是武生武旦头顶两根长长的翎子。现代人确实应思考如何研究一种更为环保的材料取而代之！

@明溪之云：点翠确实是传统技艺，但象牙雕刻也是精湛的艺术，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环保意识的加强，以残害动物为代价的艺术，确实不该再“发扬光大”了，何况现代工艺已经可以仿制出效果相差无几的替代品。

@COLAANDLION：其实看了这么久，网友喷的重点都已经不是翠鸟了，而是刘桂娟炫耀国家财产，把其他同行一起拉下水这种恬不知耻的态度。

@告别Solo：对翠鸟毛的话题不做评价，但是真的是觉得那个女的不会说话……什么叫我们团有钱，看到她说用国家的钱买的还说一副很了不起的态度，就挺不爽了！你有本事你能用国家这么多钱你了不起，你学得会国粹表演学不会低调做人？

@燕山剑：大自然的诸如燕子、翠鸟这些小精灵，被人类捕捉，会绝食、惊恐、哀伤而亡，更休提残忍拔下翎羽了，每念及此，总是心如针扎痛彻心扉！国家拨款是为传承剧目，不是让你买点翠，现在多数剧团工资都不够，购置服饰尚需斟酌，许多人只是听说过点翠。天津剧团公款私用，刘桂娟戏子猖狂，新华社为之洗地无耻。

@少年玩心吗---：首先翠鸟不是普通的鸟，只是一个种名，属于保护动物；其次，把濒危动物与普通养殖动物混为一谈，非蠢即恶！最后，刘戏子炫耀国家出钱给她买奢侈头面，大谈升值保值，满口铜臭。

@人有殇-爰无殇：人家说了是十几年前买的，那个时候没有替代品用翠鸟毛无可厚非，但是现在要是还用的话就过分了。有的网友也不知道是真的有爱心还是借机发泄不满，翠鸟虽然是保护动物，说到底和猪鸡一样都是一个生命，那些满嘴善良的人吃肉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在毒屠生命呢？



据报道，天津青年京剧团程派青衣、国家一级演员刘桂娟日前因为一则“点翠头面”的微博引起网友关注。这条图文微博称，“这一头点翠头面，十几年前买的，花了12万银两，今天即使是四十几万人民币也买不到了，八十只翠鸟翅膀下的一点点羽毛，经过点翠师傅的加工，变成有流动光泽的头面……”

随后，包括环保人士在内的众多网友质疑其残忍。但在微博上，刘桂娟坚持认为，“对艺术负责，宁可多花钱，多一倍的翠鸟，也要买最好的”。



追求传统艺术要协调好与时代关系

朱四倍

刘桂娟的“点翠头面”让人们知道，“点翠是活生生拔的鸟毛，翠鸟科物种全部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对网友的质疑和批评，她以“对艺术负责，宁可多花钱，多一倍的翠鸟，也要买最好的”之说法回应。笔者认为，艺术必须与时代的审美眼光相契合，必须与公众的需要相匹配。脱离了时代发展要求，背离了民众心声的“艺术追求”将面临重重阻力。

京剧艺术是国粹和国宝，近年来，为传承京剧艺术，国家开展了“京剧艺术进课堂”活动，受到了欢迎。假如在进课堂过程中，我们宣扬的是这种陈旧的、过时的艺术观念、动物观念，还举出“梅兰芳先生的点翠是颜色绝对相同的软翠，一头大概需要几百只翠鸟”来作为证明，恐怕难免在当代青少年心中激发负面感情，须知，我们这个时代已不是梅兰芳先生那个时代。经过若干年的普及、教育，人们对动物权益的保护意识已今非昔比，如今普遍认为，善待动物是文明，关注动物权

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对有影响的青年演员来说，应在这方面身体力行。

应承认，京剧舞台服装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是京剧艺术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行头”无论对演员还是京剧本身来说，都不是唯一重要的。京剧艺术要想更好地传承，科学处理与社会、时代的关系，接受民众的挑剔目光，并在扬弃中吸收更多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观和文明观，是一道重要的课题。

讨伐“点翠”，是否用力过猛

邓海建

秉持“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的逻辑，刘桂娟对“点翠头面”的原生态点赞，确实戳中了动保主义的痛点。加之当事人又无法以满血的“媒商”应对喧嚣的舆情，甚至搬出“多一倍的翠鸟”来“对艺术负责”的逻辑，终于以火上浇油的姿态，把自己推向“点翠事件”的风口浪尖。

扒了活鸟的羽毛来成全头面的美好，此般血腥与残忍，与社会文明的步子，总归是不搭调的。但讨伐“点翠”也有个前提：就像语文课本里说的，历史人物要放在历史背景下考量一样——彼时的传统技艺，也不能用现代价值来批判。不然，扎辫子的祖宗，茹毛饮血的老祖宗，岂非都要从泥土下面揪出来鞭尸？一来，谁也没法子抹去那一长段以

“点翠”为美的历史。“满头珠翠，遍体绫罗”，譬如在《雍正十二美人图》中，及至清宫贵族女眷，美好穿戴概莫如此。晋代学者张华在《禽经注》上提到点翠时特意说，“妇人首饰，其羽值千金”。就算在梅兰芳时代，拥有一整套定制的“点翠头面”，也是很多名角的“标准配置”。二来，从“点翠”技艺发轫时起，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亦会反思这种美好的代价。诗人陈子昂曾为此写道，“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1933年，中国最后的点翠工厂终于关闭。而今，翠鸟更是国家保护动物，而点翠工艺已失传多年。

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点翠”之争，不过是要普及爱鸟的生态理念。既然是美好的事情，倒也犯不着如此气急败坏。一则，“点翠”艺术本就沉寂寥落，衰也好、贬也罢，好在都不能复活当年的

审美。翠鸟都不为之担心，我们又何苦呈口舌之厉？二则，除了宫廷戏还能见到类似的道具，现代女子估计不会以“鸟羽遍饰”为美，金银珠玉都清减下去，谁没事会在头上插几根羽毛？至于刘桂娟的“点翠头面”，非偷非抢，也不是她亲自制作而成，即便要纠偏她对动物的敬畏，沿袭道德暴力的路径，也不是太合适吧。

故宫里的“点翠”，《甄嬛传》里的“点翠”，在观者眼里，似乎多是没有违和感的“美”。那是因为我们尚且不知道它原来是翠鸟生命拼织的“技艺”。而今，知晓这是一种残忍的美，就非要以“文明使者”的姿态奚落鞭笞，这种可疑的优越感，是否同样值得警惕？钗环步摇之间，记住“点翠”上曾鲜活的生命，警醒于暴力之上的血腥美学，也许远比一阵风似地讨伐更要紧。